

《歐美研究》第三十八卷第三期 (民國九十七年九月), 443-472
http://www.ea.sinica.edu.tw/euramerica/ch_index.php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卡洛斯」的美國夢： 卜婁杉《美國在心中》的「自我」書寫*

傅士珍

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97401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 2 段 1 號
E-mail: fsjen@mail.ndhu.edu.tw

摘要

卜婁杉的《美國在心中》以仿自傳體的方式寫下了早期在美菲律賓勞工的離散經驗。本文探討卜婁杉特殊的「自我」傳記對皮諾依命運的呈現，思考這遊走於自傳、小說、民族誌邊緣的生命書寫與「真實」的關係，並探求其所部署的政治訴求。論文第一節析論本書作為「自傳」的特殊性，第二節闡述其對皮諾依命運的歷史觀照，第三節探討傳主卡洛斯反覆傳達的美國信念與其所敘述的在美血淚遭遇形成的矛盾對比，第四節以德希達「多元面具」的觀念來觀察卜婁杉與多層次的歷史脈絡交涉互動的弱勢族裔文本政治，第五節總結指出其「美國夢」超越國族概念的世界主義趨向。

關鍵詞：卜婁杉、《美國在心中》、皮諾依、美國帝國主義、菲律賓裔美國文學

投稿日期：96.11.20；接受刊登日期：97.3.21；最後修訂日期：97.4.24

責任校對：陳雪美、蔡青焱、張滌之

* 本文初稿宣讀於中央研究院歐美研主辦之「生命書寫」學術研討會，承與會學者林耀福教授賜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予剴切之建議與指正，筆者受益甚深，特此致謝。

菲律賓裔作家卜婁杉 (Carlos Bulosan) 的《美國在心中：一部個人歷史》(*America Is in the Heart: A Personal History*) 是菲美文學的重要代表，也已經成為亞美文學典律的一部分。這部以自傳形式寫成的作品，細膩地描繪了菲律賓農民歷經西班牙與美國殖民統治而始終無法擺脫的貧窮夢魘，他們在困境中對美國民主自由理想與富裕社會的憧憬，以及來到美國後遭遇到的歧視、剝削、甚至暴力壓迫。由於其第一人稱敘述的書寫，以及敘事者與卜婁杉相仿的背景，這部作品自一九四三年初版後，¹ 多被視作卜婁杉的自傳來討論 (Wong, 1993: 225)，而在四〇年代美國「民族大熔爐」想像下，甚至成為「又一個移民成功的見證」(San Juan, 1995b: 9)。然而在亞美文學研究蔚為風潮的一九八〇年代，² 學者則開始對《美國在心中》敘事者卡洛斯與作者卜婁杉的差別，乃至於這部「個人歷史」的虛構成分展開熱烈討論。金惠經 (Elaine H. Kim) 與艾爾葵左拉 (Marilyn Alquizola) 質疑視其為「自傳」的適切性，聖璜則進一步主張卜婁杉創造了一種新文類，成為訴求同化的亞美文學自傳文類的「反命題」(San Juan, 1995b: 10)。³ 這些討論在自傳與否的爭議下，帶出的不僅是文類歸屬的問題，更是這部作品所展現出來，自我與書寫的複雜關係。

¹ 對於《美國在心中》的初版年份學界看法不一。為卜婁杉編輯手稿遺作並有眾多研究專論的聖璜 (E. San Juan, Jr.) 稱此作初版年分為一九四六年 (1995a, 1995b)，藏有卜婁杉眾多手稿的華盛頓大學在一九七三年重印此書時，則將兩個年份並列。

² 關於亞美文學研究的出現、開展歷史的概述，以及參與其建制化過程的重要文學作品與研究專論的進一步資料，可參考黃秀玲 (Sau-ling Cynthia Wong) 對亞美文學所做的導論 (1993)。

³ 近年來也有不少學者在處理這部作品時，直接視之為小說，如駱里山 (Lisa Lowe) 從成長小說 (Bildungsroman) 的脈絡來討論這部作品 (1996: 45-48)，劉大衛 (David Palumbo-Liu) 認為這部「小說」凸顯了全球關係網絡下的政治，並分析其所展開「對全球資本的批判」(1999: 352-353)。

本文將從這自傳爭議出發，透過探討卜婁杉對自傳形式的運用，思考他「自傳」書寫中混雜著記憶、渴望、期待的生命紀錄與「真實」的關係，並進一步探求《美國在心中》借「自我」書寫所部署的政治訴求。

壹、誰是卡洛斯？

《美國在心中》以「一部個人歷史」作為其副標題，指引讀者將這部作品視為傳記，而敘事間清楚顯示傳主（兼敘事者）名為卡洛斯 (Carlos)，⁴ 與作者卜婁杉之名相符，更強化這部作品的自傳形式。但是在文類區分中，自傳所標榜的「真實性」的約制，卜婁杉在寫作《美國在心中》時卻顯然沒有盡力奉行。伊凡吉麗絲塔 (Susan Evangelista) 便指出書中多處與卜婁杉個人生命經歷不符的地方 (引自單德興，2005: 328)，而從經驗法則來看，傳主／作者卡洛斯一人親身遭遇書中所述所有事件的可能性也不高。這裡卜婁杉的書寫帶來了一個難題：一個從標題到內容都宣告著自傳形式的作品，卻逾越了虛構與紀實的界線，我們要如何看待這樣的作品？它是小說還是自傳？

在自傳理論中並不乏對紀實中的「虛構性」之探討。賴克洛夫特 (Charles Rycroft) 從撰寫自傳的「我」與所書寫的「自我」在時間上的距離著手，指出自傳的撰寫過程本身，是一個「辯證的過程」；在這過程中，現在的我與過去的我相互影響，最後雙雙產生變化。如此，「作者—主角同樣可以實實在在地說『我寫了它』，以及『它寫了我』」 (引自李有成，2007: 46)。賴克洛夫特的說法

⁴ 自傳中卡洛斯的名字會隨情境轉換，除了「卡洛斯」，有時使用菲律賓名字「阿攸斯」(Allos)，有時使用卡洛斯的簡稱「卡爾」(Carl)。對此名字的轉換之詳細說明，可參考單德興 (2005: 328)。

清楚揭示自傳的「紀實」牽涉到書寫當下的「我」的決定與選擇：「我」決定生命過程中發生的種種哪些是重要的，應該記錄下來，哪些是不重要的，可以略而不談，從而選擇、設計敘述的要點來鋪陳、塑造自己生命的意義。如此，自傳裡的紀實絕非單純的過往經歷的忠實紀錄，而是經過選擇與深思熟慮後的結果，用瑪茲立許 (Bruce Mazlish) 的話來說，這是一種「在自覺中所形構的文學性產物」(1970: 36)，而在自傳書寫裡同時存在的「過去的我」與「現在的我」都不免於這文學生產的中介，也讓自傳的「真實性」成為有條件的真實，有著慾望投射、計畫編纂的痕跡。⁵ 但是這些自傳理論對自傳內涵虛構性的種種探索，終究還是依附在紀實的前提下。李有成對傳統自傳認知的描述清楚指出，

傳統上，自傳的價值在於它所呈現的真相——有關作者的身分、生平或歷史事實等等真相。這種看法特重自傳中生平 (bios) 的功能，與傳統的自傳定義正好若合符節。自傳既被視為另一形式的歷史，當然有義務遵守事實或歷史的精確性。(2006: 33)

而在這前提下對自傳紀實性的種種質疑，無論如何詳加探索自傳書寫的創造成分，其論述關切的是「生命真實」的「再現」，是在「生命真實」的想像視域中，討論「再現」如何總已經是有著差異的呈現。在這紀實的向度中，自傳書寫已預設了所記載的事件要符合傳主／作者的親身經歷的原則。

回頭來看《美國在心中》，卜婁杉雖然宣告這是一部個人歷史，卻未遵循這樣的自傳成規。依據卜婁杉傳記作家摩蘭特 (P. C.

⁵ 關於自傳的文類問題，以及自傳的「紀實」與真實間的曖昧距離，可參考李有成的詳盡討論 (2006)。

Morante) 的說法，這部作品只有百分之三十是真正卜婁杉的自傳，其他「百分之四十是美國的皮諾依 (Pinoy)⁶ 生活的個案史，百分之三十是小說」(引自單德興，2005: 328)。換言之，卜婁杉以自傳形式所記述的「卡洛斯」，不僅僅是他個人，還糅合其他眾多皮諾依的遭遇，甚至一些虛構的事件。因此，艾爾葵左拉在討論這部作品時，索性視「卡洛斯」為「虛構的敘事者」，與作者卜婁杉切割開來；聖璜也指陳《美國在心中》為「菲律賓裔生活的小說式整合」(San Juan, 1995b: 9)。值得探究的是，如果《美國在心中》不是純粹的自傳，⁷ 為什麼卜婁杉要如此遊走在自傳與小說的邊緣，將小說式的虛構納進自傳的書寫？

卡洛斯在書中多次自陳的自我認知提供了清楚的提示。敘事者提到他與作家艾司提凡 (Estevan) 的結識，並描述這位在生前從沒有任何作品出版的作家之悲劇死亡，以及他所留下關於菲律賓小城農民的故事，如何在他心中埋下了覺醒的種子，讓他開始「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渴望，要與人民的社會覺醒認同」(1973: 139)。而在敘述他奔走於皮諾依農民各處流動的工作地點，宣揚工人串連的經歷時，卡洛斯再一次宣告，「我在他們身上重新發現了自我」(1973: 313)。這些話語顯示，對卜婁杉或卡洛斯而言，他的自我認同，他對自我的想像形塑，是與皮諾依的集體命運結合在一起的；在他進行他的「個人歷史」之自述時，他所意圖建構的自我是一個能夠反映皮諾依集體經驗的個案。此處重點並非個人生命歷程的枝節，而在透過個人自我的書寫，彰顯皮諾依的集體經驗。因此，敘述者／

⁶ 「皮諾依」是一九二〇年代離散於美國的菲律賓人所造出來的字彙。他們用Filipino的最後四個字母，加上意表「小」的語尾y，組成這個字，用來稱呼自己，是這個族裔群體間表示親近的暱稱。

⁷ 在為卜婁杉另一部小說《吶喊與奉獻》(*The Cry and the Dedication*) 所做的導言中，聖璜指《美國在心中》為「仿自傳體的菲律賓裔生活拼貼」(San Juan, 1995a: xiii)。

作者卡洛斯不僅如賴克洛夫特所描述的自傳的我，在過去與現在的辯證歷程中持續變動發展；他的變動發展，更穿透個人自我與族裔群體的界線，讓「卡洛斯」的身分形塑，越過卜婁杉個人經驗的範疇，疊映著眾多皮諾依從菲律賓到美國的生命歷程。這樣的逾越，讓這部個人歷史在記憶、編纂紛雜流佈的情感、慾望、渴念的同時，清楚展現卜婁杉對皮諾依生活以及其整體命運的歷史觀照。用西嘉胥達 (Cheryl Higashida) 的話來說，這部自傳同時是「族裔生命書寫」(ethnobiography) (2006: 34)。⁸

貳、皮諾依的銘刻與再現

卜婁杉所描寫在一九三〇、四〇年代散居於美國西岸的皮諾依，主要在鮭魚罐頭工廠、餐館工作，或隨季節在各地流動，受雇於不同的有勞力需求的果林、菜園、農場，猶如「游牧的採收勞工」(nomad harvesters)。⁹ 卜婁杉在他的一個短篇小說中就鮮活地描寫這些大多不識字的皮諾依流動勞工，如何藉著寄送不同所在地的工作所得，傳遞彼此最近的落腳訊息。¹⁰ 《美國在心中》裡的卡洛斯從菲律賓經夏威夷來到西雅圖，從此在美國西岸南北往復的遷徙流動，正是一般皮諾依從菲律賓來到美國的典型歷程。卜婁杉這裡藉著卡洛斯的遭遇所展開對皮諾依離散歷史的書寫，清晰地勾勒出皮諾依從菲律賓到美國所經歷的種種磨難，以及在艱困的環境中掙扎

⁸ 西嘉胥達主要處理卜婁杉這「族裔生命書寫」對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女性的再現。對《美國在心中》的性別議題感興趣的讀者，還可參考朱蓓章 (Patricia P. Chu) (2000)、李蕾潔 (Rachel C. Lee) (1999)、馬聖美 (Sheng-mei Ma) (1998a, 1998b) 等人的專章或專書討論。

⁹ 這是普羅詩人魏爾區 (De L. Welch) 的用語，見麥克威廉斯 (Carey McWilliams, 1971)。

¹⁰ 這篇小說名為〈成為美國的〉("Be American")，是卜婁杉死後才發表的小說。

奮鬥的形貌。在這充滿血淚的敘述中，種族歧視與壓迫是一個非常顯著的題旨。

美國皮諾依族裔社群的形成，是在美國通過排華法案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 以及與日本簽定管制日本勞工入境美國的協議 (the Gentlemen's Agreement of 1908) 之後。¹¹ 當時的美國由於勞力短缺，故而在殖民地菲律賓尋找替代勞工，因此具有「美國僑民」(American nationals) 身分的菲律賓勞工，便開始大批來到夏威夷以及美國大陸。然而這些遠渡重洋、滿懷希望地踏上美國這塊富裕領土的菲律賓勞工，面對的卻是一個以白人為中心，充滿種族歧視、剝削與暴力的世界。這些皮諾依雖然持美國護照，具有僑民身分，不必像日、華勞工一樣憂慮隨時被遣返，卻還是跟其他亞裔移民勞工一樣，要面對這白人主流社會結構性的壓迫與歧視，不得與白人通婚、不得購買土地、不得任公職。這種種法律明訂的限制，讓種族歧視體制化，而白人對皮諾依的羞辱乃至施暴遂而成為社會的常態。

這樣的種族歧視，是自傳中卡洛斯在美國不斷重複的遭遇，從他搭船前往美國的旅途中就開始。只買得起最廉價的船票，住在甲板下方的統艙的卡洛斯跟他的同鄉們在甲板上曬太陽時，因為當中有漁民「一邊自在地交談，一邊用手直接抓飯就著鹹魚吃」或是「穿著自己手縫的棉製短褲，光著腳丫蠻不在乎地走動」(1973: 97) 造成頭等艙客人的不快，就此被要求只能留在不見天日的統艙。根據卡洛斯的敘述，從日本到夏威夷這段路程，從統艙通往甲板的鐵梯

¹¹ 這是指相對大規模的社群形成。如果把零星出現的小規模菲律賓族裔社群也算進去，那麼早在十六世紀中葉，就有一些跟著西班牙商船來到北美的菲律賓人，在路易斯安那 (Louisiana) 落地生根，成了最早形成的亞美社群 (Chuh, 2003: 32-33)。

上方的出口一直是被關閉的，期間統艙內爆發疫病，船上服務人員也不願靠近，每天只把餐盤擱在門口，統艙內超過兩百名的乘客就被隔絕在這黑暗、悶熱的世界自生自滅，只有一名醫生和他的助手不時前去察看死亡人數、檢查生命垂危的病人。過了夏威夷，疫病止歇，他們才再度被容許走出統艙。這段敘述呈現在白人的世界中，皮諾依如何被視為惱人的異類，遭受不人道的方式對待，被隔離在不見天日的密閉空間；甚至連人命也喪失尊嚴，沒有人為搶救他們的生命而焦急努力，卻只冷漠地注意、統計著他們的死亡數目。

卡洛斯再度來到甲板後，又親身遭受白人當面的羞辱。這段卡洛斯現身說法的敘述更清楚地道出了白人對皮諾依的輕蔑態度：

一天下午我愉快地曬著太陽……我轉過身，看見一個年輕的白人女孩穿著短短的泳裝跟一名年輕男子朝向我們走了過來。他們離我們有一段距離停了下來；這女孩像是受到道德良心的驅使，小手掩口驚嚇地說：

「你看那些從菲律賓來的半裸的野蠻人，羅傑！難道他們完全沒有禮儀的觀念？」(1973: 98)

卡洛斯用「道德良心的驅使」、「小手掩口」、「驚嚇」來描述這年輕白人女孩的反應，嘲弄地呈現出白人在面對他者時唯我獨尊的驕慢心態。這個白人女孩跟稍前所述的頭等艙乘客一樣，在面對菲律賓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文化時，立即以強烈的道德優越感，將白人與菲律賓人的差異視為文明與野蠻的分野。菲律賓人被直呼為「半裸的野蠻人」，是在道德上令人害怕的，是理當待在甲板下的惡劣環境的。這樣的種族歧視，一直宰制著卡洛斯以及其他皮諾依在美國的生活，不斷以各種形式出現在以後的敘述裡：我們看到卡洛斯之後在美國本土被警察無緣無故毒打、關進監獄，看到有皮諾依因為帶著白人女性進入餐廳而被驅逐，看到皮諾依流動勞工被私刑謀

殺。就像卡洛斯在這段敘述裡中先行指出的，

自此之後，在美國，我一直聽到這女孩的聲音，以不同的方式。這不再是她的聲音，而是憤怒的合唱叫喊著：

「為什麼他們不將那些猴子運回他們所來自的地方？」

(1973: 99)

卜婁杉鮮明地刻畫著白色美國對其殖民地菲律賓的「棕色兄弟」的排斥厭惡。美國白人與菲律賓人的差異是文明與野蠻的區隔，甚至是人類與禽獸的區隔，而卡洛斯的美國探險從一開始船上活動區域的隔離，到在美國土地上不斷遭受的驅趕，成爲一場飽受剝削、歧視，充滿陷阱的旅程，一連串在種族歧視下永無止盡的逃亡。

值得注意的是，卜婁杉對皮諾依血淚史的銘刻與再現，並不止於皮諾依在美國飽受種族歧視的經歷。在美國的艱辛歷程之前，卡洛斯在菲律賓家鄉的生活，農民所遭受地主的剝削、壓榨也未遑多讓。《美國在心中》的敘述從卡洛斯在菲律賓的貧困童年開始。卡洛斯生長在一個兄弟姊妹眾多的農家，從小就要跟著父親、兄長下田，假日時還隨母親到市場擺攤，或是徒步走到別的城鎮兜售自製的鹹魚。全家人除了襁褓中的妹妹，都要從早到晚、全年無休地辛勤工作，才能勉強維持生計。在這樣艱困的生存環境，這家人展現了堅韌的毅力與貧窮搏鬥。他們將指望放在卡洛斯的三哥馬卡里歐(Macario)身上，期待他完成學業後成爲領取固定薪水的學校教師，以扭轉他們貧窮的命運。爲了支應馬卡里歐求學所需，他們加倍勤奮地工作，甚至典當土地。在收成不佳，無法如期繳納借款而喪失土地後，他們又跟教會商借荒廢的土地使用，辛勤整地施作。但是他們的勤奮努力並無法讓他們脫離貧窮。借用的土地遭地主無預警地連同地上作物收回，所有的辛苦頓時化爲烏有。他們的努力

只反覆地驗證了改變貧窮命運的無望。

這段早年歲月的描繪，不僅呈現菲律賓農民的堅毅勤奮，更具體凸顯擁有土地的教會、鄉紳對農民的欺壓剝削。這裡所勾勒的，一個沒有出口的貧困社會，是菲律賓歷經西班牙、美國殖民統治的歷史結果。西班牙從十六世紀開始對菲律賓展開長達三百年的殖民統治，其鬆散放任的殖民方式，讓隨著軍隊來到菲律賓的西班牙教會勢力與菲律賓地方少數仕紳階級結合，聯手壟斷土地與財富，造成菲律賓嚴重的階級問題。西班牙的殖民統治在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後結束，隨之而來的美國殖民統治雖然以建設、「教化」菲律賓自命，但是除了推行教育略有成果外，對解決前述階級問題卻成效不彰 (Ninkovich, 2001: 48-72)。廣大的農民階級，就像卡洛斯一家人，始終在看不見底的貧窮深淵打轉。

這一部分對菲律賓殖民處境的呈現，將《美國在心中》對皮諾依流亡命運的敘述織進全球跨國關係的脈絡。菲律賓歷經西班牙與美國數百年的殖民統治，造成菲律賓普遍的貧窮問題。在菲律賓鄉下無法維生的農民，為逃離貧窮前往富裕的宗主國美國尋找出路，又成為白人主流社會裡被歧視剝削的對象。無論在家鄉菲律賓還是在異地美國，皮諾依都是社會底層的受害者。這裡所刻畫皮諾依的命運，凸顯出世界體系中普遍存在的階級壓迫。與這敘述視野相呼應的，是卡洛斯在成長、離散過程中逐漸凝聚成型的農工階級解放抗爭立場。卡洛斯在少年時期曾聆聽兄長講述菲律賓反殖民作家黎剎 (José Rizal) 的故事，成長後也親眼目睹菲律賓的農民革命，這些都一點一滴蓄累了他的階級反抗意識，到美國後在一些激進社會運動者的幫助與帶領下，接觸到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終於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發起、組織工運，活躍於皮諾依農民聚集的區域。換句話說，這自傳書寫形塑出的「自我」是一個在反覆的壓迫

下，逐漸透過自身受壓迫的歷史經驗與馬克思思想的啓發，看清壓迫結構而找到奮鬥的目標與方向的皮諾依勞工。¹² 這個皮諾依勞動者覺醒的故事，跨越菲律賓與美國，所銘刻的不僅是美國這多元民族國家裡一個少數族裔的艱困奮鬥，更是在世界體系中接連遭受霸權壓迫的弱小民族的生存掙扎。自傳中不斷明確陳述的馬克思社會主義立場與敘事相互輝映，勾勒出皮諾依跨國流動悲歌的殖民與階級架構，呈現給我們一個跳脫「美國」疆界的皮諾依族群命運歷史觀照。

參、卜婁杉「心中」的美國

在卜婁杉結合了族裔、殖民與階級問題的社會主義視野下，書中不斷反覆傳達的，對美國的憧憬嚮往與信念顯得耐人尋味。

如果從敘事的內容來看，卡洛斯在美國的生命歷程是一連串在生存壓力下漫無目標的逃竄，黃秀玲所稱，在基本需求逼迫下永無止盡、沒有方向地流動 (Wong, 1993)。從在西雅圖登陸開始，卡洛斯的勞動總得不到合理的報酬，甚至不足以溫飽。於是我們看到他不斷地遷移，在生存不下去的時候，就躲著稽查員跳上運貨火車，換一處地方尋找工作機會，從北到南往復循環，不斷重複經歷著飢餓、寒冷、以及白人暴力與私刑的威脅。卜婁杉對他以及經驗相仿的皮諾依在美國的掙扎奮鬥的回顧、編纂，呈現出來的集體記憶是一個近乎全然受害的過程；這記憶的編纂，這書寫的選擇本身，已顯示書寫者所經歷的美國是一個巨大的壓榨機器。而在傳主卡洛斯階級意識被喚醒後，我們更可看到自傳敘述中穿插著控訴美國的悲

¹² 單德興更認為，在這部作品中，「族裔的因素固然佔有舉足輕重的分量，但真正貫穿全書的卻是階級的議題」(2005: 329)。

憤吶喊，「他們再也無法讓我沈默不語！我將告訴全世界他們對我做了什麼！」(1973: 180)。

但是，卡洛斯一次又一次重複的受挫所引發的悲憤，總能被迅速移轉。即便美國夢成爲美國夢魘，卡洛斯也從一個只有小學教育的菲律賓農村之子蛻變爲獻身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工運分子，「美國」仍舊是他最後渴求的對象。我們看到這部一方面控訴著皮諾依在美國的血淚遭遇，一方面闡述卡洛斯的階級覺醒的自傳，令人訝異地結束在他熱烈而堅定的呼告，「我知道**絕對**沒有人能夠摧毀我對美國的信念，那湧自於我們所有希望與渴求的信念」(1973: 327)。「美國」形塑著卡洛斯的自我認同，讓卡洛斯渴望著得到她的接納，希望「成爲她偉大傳統的一部分、對她的終極實現有所貢獻」(1973: 327)。無論在美國遭到何等的苛待、排擠，卡洛斯始終堅持著他對美國的想像，而在自傳的最後，仍一廂情願地訴說著美國的廣大包容：「……我從窗子往外看去，再一次看著這片我如此夢想著的廣闊土地，只詫異地發現美國大地就像顆巨大的心靈溫暖地延展來接納我……」(1973: 326)。

這裡卡洛斯具體呈現了一個懷抱著美國夢來到宗主國的殖民地主體。作爲殖民地「僑民」，卡洛斯在美式殖民教育環境中，內化了殖民者的觀點。在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運作下，進行殖民統治的美國被想像爲民主、進步、富裕的母國，以寬闊無邊的延展包容呼喚 (interpolate) 著他認同於美國的民主理想。於是，嚮往著美國，希望能在美國成功的卡洛斯，猶如拉岡式 (Lacanian) 想像界 (The Imaginary) 中主體認知尚未成型、誤以爲與母親並無分別的自我，在想像中形塑著與美好的母國無間的融合。¹³ 但是當卡洛斯來

¹³ 拉岡 (Jacques Lacan) 的心理分析理論模型所擬設的想像界，指涉尚未進入象徵次第 (The Symbolic Order) 的人類幼兒與世界產生聯繫的方式或狀態。根據拉岡，

到美國，卻深刻地體驗到他所擁抱的民主美國，原來只接納來自歐洲的白種人，而將他視為非我族類的外來者。即使他手持美國護照，菲律賓的「僑民」身分無助於改善他顯著礙眼的亞洲身體所受到的排擠與壓迫。卡洛斯在夏威夷遭遇的白人女孩的輕視眼光，投射出他作為美國殖民地子民的第一面鏡像，一個跟宗主國公民相反的存在：他是「半裸的野蠻人」、該被送回殖民地的「棕色猴子」。卡洛斯固然以堅毅不撓的奮鬥，挑戰這面羞辱的鏡像，但是他對想像的母國之渴望依戀卻依舊固著在他的心靈中。

為什麼卜婁杉的自我回顧，這書寫時的我與過去的我，個人與皮諾依集體自我的互動辯證產物，會是這樣一個殖民地主體，在受盡各種欺壓凌辱、經歷不斷重複的空虛的逃亡移動後，所尋求接納、所欲貢獻的對象，終究是美國這片廣袤富足的土壤？

黃秀玲認為，這是卜婁杉出身殖民地的教育、環境背景讓他在歷經精神覺醒的過程後，仍「不願或無法放棄他過去（對美國）的信念」(Wong, 1993: 135)。而這造成了自傳嚴重的形式問題：卜婁杉一方面以卡洛斯精神覺醒的歷程來架構這生命書寫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書寫所記錄的卡洛斯之生命經驗，卻呈現一個無條件擁抱美國理想的有色移民勞工，只能在生命基本需求驅迫下在美國土地上來回往復的流動，而看不到與其精神覺醒相應的，有方向性的生命進展。她很保留的稱這部作品為「受重視但充滿問題的文本」(1993: 130)，顯示了卜婁杉的意識形態衝突。黃秀玲的觀點直接將

在這前主體時期，幼兒在想像中視母體與自身為同一，有著完足無間的情感交融。這樣的狀態要在經過鏡映期 (the mirror stage) 後才有所改變：透過鏡像的投射，幼兒開始產生「自我」的認知，建立主體與客體的分別，繼而在語言學習過程中，逐步完成社會化，成為象徵次第符號連鎖 (chain of signifiers) 所支配的從屬／主體 (the subject) (Lacan, 1966/1977)。此處借用拉岡的理論模型作為描述語辭，說明殖民地主體與殖民母國的關係。

卡洛斯呼告的美國認同等同於卜婁杉的政治立場。然而，儘管《美國在心中》的自傳形式讓人很容易導向這樣的推論，我們卻也無法不注意到文本中，卡洛斯大量陳述皮諾依無止盡的空虛的逃亡生活，與他宣告的美國信念間的巨大落差，以及這落差所形成的對美國民主的反諷。艾爾葵左拉便主張必須建立敘事者卡洛斯與作者卜婁杉的區隔，將卡洛斯視為卜婁杉所創造出的天真敘事者，認為卜婁杉是出於藝術自覺地呈現出一個有著內在矛盾的殖民地主體，而以其對美國單純堅定的信念，反諷地彰顯敘事中揭露的美國現實。也就是說，卜婁杉是以虛構的方式，強化呈現一個近乎盲目擁抱美國夢的皮諾依自我，透過其不斷宣告的美國信念，反襯出他所經歷的美國的殘酷現實。黃秀玲所偵測到的書中的意識形態矛盾，因此是卜婁杉刻意創造出的反諷的雙重視域。

我們先姑且擱置這反諷是否完全是自覺的藝術創造的問題。

《美國在心中》裡卡洛斯對美國的強烈信念與辛酸控訴的矛盾糾結，的確清楚暴顯了皮諾依深沈的身分焦慮。這個在二十世紀初，菲律賓成爲美國殖民地後才在美國逐漸形成的有色族裔社群，他們面對的是雙重的身分剝奪：無論在所來自的菲律賓或是移入的美國，他們都沒有完整的公民權，¹⁴ 也沒有「自己的」國家爲他們在美國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進行交涉、爭取福祉。比起先前移入的華、日勞工，他們有更迫切的認同危機。卡洛斯對美國的強烈信念與辛酸控訴的糾結，清晰地呈現皮諾依沒有任何國家身分的認同困境。而卡洛斯越是大聲疾呼、宣告他對美國這片土地的熱愛、他對美國的信念，就越凸顯皮諾依喪失身分，猶如懸置於國籍真空狀態的困頓悲哀。而如此一來，卡洛斯對美國的憧憬與信念，就形成了

¹⁴ 一九三四年的泰丁司—麥克度飛法案 (the Tydings-McDuffie Act of 1934) 甚至又剝奪了菲律賓人的僑民身分 (Li, 1998)。

聖璜所稱《美國在心中》的「烏托邦視域」(San Juan, 1995b: 11-12)。卡洛斯所渴望、夢想、呼喚的，獨立宣言裡標示的美國並不存在，就像艾爾葵左拉所指出，「(這些) 美國的理想應該是「在心中」，因為在書中的地理疆界內找不到這些理想」(Alquizola, 1989: 216)。這烏托邦視域凸顯出這殖民宗主國在境內以及境外施行的剝削體制，儼然成爲美國的批判對照。從這雙重視域看去，自傳的標題「美國在心中」包含了雙重的意義。除了指出卡洛斯從菲律賓到美國的歷程是在美國理想的召喚下展開，由心中對「美國」的嚮往期待所引領，它似乎也在標示，這理想的美國只存在於心中，並沒有落實在實際的美國。¹⁵ 如此，卡洛斯對美國夢的擁抱追逐，表面上明白昭告殖民地「僑民」對宗主國的向心力，彷彿傳達著來自殖民地的有色族裔在美國尋求接納，努力融入主流社會的訊息，但深入來看，卻又更尖銳地暴顯了美國主流社會現實的不公不義，以及美國自身建國理念與實踐間的矛盾。

肆、自我、書寫與文本政治

對於《美國在心中》裡卡洛斯「美國夢」出現的矛盾，黃秀玲、艾爾葵左拉與聖璜的不同解讀與評價，帶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我們要如何從自傳書寫得出卜婁杉的「自我」？這也是先前我們暫且擱置不論的問題：我們要如何決定這自傳中反諷的雙重視域是卜婁杉自覺的藝術創造，還是他本身意識形態矛盾的結果？

¹⁵ 聖璜對這標題並再提出另一個解釋：《美國在心中》這文本是從卜婁杉的「心靈」茁生。也就是說，標題暗喻著整部書寫是卜婁杉自我內在發展過程的產物；將自己的生命轉譯為《美國在心中》這文本，卜婁杉勾勒出皮諾依社群在「危險、疏離、沒有心靈的」美國的生活輪廓 (San Juan, 1995b: 11)。另外，單德興對各種「美國在心中」的說法也有詳盡的評述 (2005)。

黃秀玲等人的批評各有所見，卻也無法完全駁斥、消弭彼此相異的觀點。在書寫中卜婁杉銘刻了一個皮諾依勞動者的覺醒過程，也銘刻了這個皮諾依與宗主國認同、被殖民化的心靈。無論如何強調卜婁杉書寫中理想的美國烏托邦與現實存在的美國之區分，卡洛斯所尋求接納、所欲貢獻的對象，終究是美國這片廣袤富足的土地。我們如何能確認，這推崇著美國民主理想的卡洛斯只是卜婁杉純粹的以寓言諷今，跟他對「美國」的認同無涉？同樣地，我們也無法斷言，這明顯的美國認同，代表的是卜婁杉對殖民宗主國的認同，而不是如艾爾葵左拉所主張的，作者藉著虛構的天真的敘事者與敘事內容的落差所刻意創造的反諷，或是如聖璜所主張，卜婁杉用以批判現實美國的烏托邦。文本意義的斷裂、縫隙、不穩定，讓我們無法以一個統合的觀點，完全確認卜婁杉自傳的論述立場。多位論者提到的市場機制又讓這問題更形複雜。艾爾葵左拉指出，基於出版商的市場考量，卜婁杉得在書中植入對美國理想的讚美與認同，以獲得（白人主流）讀者的接受（Alquizola, 1989: 216）。聖璜也同意，戰爭的陰影與出版商的銷售策略或多或少迫使卜婁杉於《美國在心中》傳遞著宣揚美國民主的訊息。這些討論更提醒我們注意在這自傳書寫中多重交疊、運作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力。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討論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看哪！這人》（*Ecce Homo*, 1908）的生命一書寫（bio-graphy）時，談到自我呈現的弔詭之處。向來肯定偽裝（dis-simulation），說生命就是偽裝的尼采，在此書序言裡說，他有義務告知世人他是什麼樣的人，即便這麼做違背他的習性。德希達指出，一方面這裡的自我陳述導引我們相信，尼采在這裡許諾他將違背自己對「生命是偽裝」的直覺，而在此忠實地呈現他真正的自我；但是另一方面，這樣的自我陳述卻依然可以是另一個生命偽裝的策

略，而我們對這「真實的自我」永遠無法得到確實、肯定的證明。德希達從尼采的自我見證看到的是一個循環的迴路：自我呈現總已經有著偽裝的可能；「我」所見證的「真實」永遠有著「偽裝」的陰影，而無法轉化為一個對這書寫對象（「自我」）的確實掌握。德希達從這偽裝的可能更進一步點出自我書寫與自我身分認同、屬性的相互糾結。在自我書寫這循環於真實與偽裝間的曖昧空間，自我見證所宣稱如此這般的自己，自己的身分、屬性或是思想立場，都還是這活著的自我「生命的策略」，而無法斷定其偽裝與／或真實 (Derrida, 1984/1988: 8-9)。從這角度來看自我書寫，與其說這是對自我的「如實」呈現，對自我身分、屬性的宣告，不如說是這活著的自我以不斷分裂增生的面具回應生命各種複雜牽扯的策略。如此，我們甚至也不再能預設一個外在於書寫的確定、穩固、統合的自我作為詮釋自我書寫的源頭，或是終極目的。

德希達就生命／書寫關係所進行的哲學考察，提供了有效的語彙深化我們對族裔書寫主體的思考。弱勢族裔位居邊緣的位置，身受自身族裔文化與社會主流文化的交錯銘刻，讓他們的認同形塑明顯展現雙重、甚至更多元的文化影響。早在二十世紀初，杜布埃斯 (W. E. B. Du Bois) 針對黑人社群問題，提出了「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 的說法，指出非裔美國人既是黑人，又是美國人 (意指白色美國) 的二元性。杜布埃斯的雙重意識論一方面指出非裔美國人的內在衝突，常用白人的眼光評斷自己，一方面也積極地肯定這雙重性的存在，將非裔美國人的奮鬥歷史視為黑人自我努力調和兩者獲致和諧的過程。而雖然在一九六〇年代的民權運動，基於抗爭策略的考量，認同政治成為從黑美到亞美之族裔論述的主軸，但是隨後繼起對認同政治將身分本質化的檢討，卻隨即回到屬性的多元面向視角，並進一步展開對身分多元性與混雜性的思考。駱里山

(Lisa Lowe) 建立亞美離散論述的重要文章〈異質、混雜與多元性：標示亞美差異〉(“Heterogeneity, Hybridity, Multiplicity: Marking Asian American Differences”),¹⁶ 其標題就清楚點出弱勢族裔文化屬性的繁複多姿 (1991)。

從這裡，顯然可見族裔書寫佔據了一個有利的位置探發身分屬性多元、混雜、流動不定的特質。然而，儘管族裔論述從不乏於對身分屬性單向認知的挑戰，傳統批評對外在於書寫的確定、穩固、統合的自我之預設卻仍常框限著學者對族裔書寫的批評實踐。如本文處理的卜婁杉仿自傳體作品《美國在心中》，其重要批評者黃秀玲與艾爾葵左拉間的詮釋爭議，癥結就在他們的討論預設了一個統合的書寫自我，使得詮釋的關切聚焦於確認卜婁杉的「自我」是否是個內化了宗主國意識形態的殖民地主體。而將德希達的多元面具說鏈結到族裔論述，將書寫主體本身的族裔屬性視作一種持續進行中，以各種偽裝面具回應既定歷史條件的動態發展過程，正可跳脫統合、穩定的自我想像，而更有效地考察族裔書寫主體本身由其族裔身分、邊緣位置所造成的異質、多元、混雜的流動變化，以及這動態變化的書寫主體與書寫的關係。如此，我們對族裔屬性的分裂增生之處理，將不僅只在書寫再現這個層面上進行，更可擴及到族裔書寫主體在書寫過程自身的發展變動，留意族裔書寫主體如何遊走於社會、文化形塑的間隙，與多層次的歷史性脈絡互動，與各種社會力進行斡旋協商。

下文即將把黃秀玲與艾爾葵左拉對《美國在心中》的詮釋爭議移置於尼采／德希達「多元面具」說的分析角度，觀察《美國在心中》敘述裡多重甚至矛盾的「自我」呈現，分析這些「多元面具」

¹⁶ 這篇一九九一年的論文原發表於《離散》(*Diaspora*) 期刊創刊號，後收錄於其專書《移民場景》(*Immigrant Acts*)。

如何展現了卜婁杉與各種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力的交涉協商，而發展出獨特的弱勢族裔文本政治。

索樂思 (Werner Sollors) 曾指出，弱勢族裔書寫的一個典型譬喻，是將「美國」比擬為弱勢族裔在苦難掙扎中所期盼的「應許之地」，他們爭取承認、主張所有權的所在處 (locus of claims) (1986: 40-50)。隨著六〇年代民權運動弱勢族裔文化尋根風潮的蓬勃開展而冒現的亞美文壇，也呼應著這「應許之地」的想像。在亞美文壇建制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唉呀！亞美作家選集》(Aiii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 (Chin et al., 1974)，其主要編者趙健秀 (Frank Chin) 在導言中便清楚主張亞裔美國人的特殊感性：在尋求亞美族群歷史文化於主流社會的呈現時，他尋求的是以美國為依歸的亞美身分，而清楚表達亞裔美國人與「外國的」亞洲人切割的立場。¹⁷

對居於弱勢的亞美族群而言，索樂思所描述的弱勢族裔書寫運動方向與趙健秀所採取的認同政治是回應現實的必要進路。從一開始，美國對從十八世紀末開始移入而快速成長的亞裔人口就抱持著強烈的排斥態度。從一七九〇年到一九四〇年代因為美國經濟內需而進入美國的亞洲人，受美國法律限制而無法成為美國公民。在這段歷史中，為美國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亞裔移民，只成為美國

¹⁷ 值得注意的是，趙健秀在一九七四年提出的認同觀點，到了九〇年代出現顯著的轉變。他在一九九一年編選出版的華裔與日裔美國文學選集《大唉呀！》(*The Big Aiii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序文裡重新主張亞美與亞洲的聯繫，有別於在一九七四年所強調的與亞洲的斷裂。這樣的認同轉化，似乎也可從德希達「生命策略」、「多元面具」說的角度加以分析。有趣的是，單德興在論及趙健秀從《唉呀！》到《大唉呀！》的認同轉化時，也以「策略」的角度來觀察，視其為在不同情境下的「變通之計」(1997: 93, 102-103)。對於趙健秀這兩篇序文的比較與討論，亦可參考張敬珏 (Cheung, 1993)。

在界定國家「自我」、發展國族敘事的過程中，形塑白人國族文化界線的「他者」。亞裔移民普遍地不具備自我的面貌，只成為對照歐洲移民的負面鏡像，以建構美國白人化國家的自我形象。在這種族化的歷史進程中，亞美被建構成美國國家文化的異質，即使獲取公民歸化的權利，依舊未能在白人霸權的美國社會公領域取得公平的代表性；甚至，亞美性在國家文化中被持續、反覆地塑造造成危害社會的「黃禍」。¹⁸ 在亞美書寫中強調族裔身分的認同政治，目的就在重新記憶這段歷史，讓被壓抑、扭曲的亞洲移民記憶成為美國國家文化的一部分，進而以多元文化的國家想像，聲言亞裔美國人平等共享美國的權利。

比趙健秀推動亞美認同的形塑早了幾乎三十年，卜婁杉的《美國在心中》也展現了類似的認同政治運動軌跡。在他書寫《美國在心中》的一九四〇年代，還未接受民權運動洗禮的美國，除了白人的文化優越感，三〇年代經濟大蕭條造成的失業問題更讓亞裔人士成為代罪羔羊，承受著白人的敵意攻擊，被視作前來奪取資源、搶走工作機會的「外來者」。來自美國殖民地菲律賓的皮諾依並不因為具有美國僑民身分而成為例外，甚至由於美國對自身扮演的帝國角色與其國家敘事的矛盾，而更刻意迴避面對皮諾依的存在。在一九四〇年代的美國，皮諾依的存在是隱形的；主流社會文化對皮諾依普遍缺乏認識，而只有少量刻板印象呈現。皮諾依社群在主流文化中留下的浮淺印象，是他們在賭場、舞廳的放縱喧鬧。劉大衛更指出，當時反皮諾依的言論最顯著常見的焦點是對菲律賓人性慾的

¹⁸ 美國一九二〇、三〇年代的「黃禍」意識形態 (“yellow peril” ideology) 一開始與華人連結，但是類似的「禍患」意識也普遍地投射在其他的亞裔移民身上。關於美國對這些「異己」們不同的恐懼與基於這些恐懼所形成的將亞裔等同於禍患的意識形態之進一步討論，可參考劉大衛的研究 (Palumbo-Liu, 1999)。

恐懼。以下這段對菲律賓人的描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出自當時一位法官之口：「(這些) 矮小的棕色男人打扮得像『全盛時期的所羅門』，如孔雀般昂首闊步，努力地要引起美國和墨西哥年輕女孩的注意」(Palumbo-Liu, 1999: 40)。

面對這對皮諾依社群全面的漠視與扭曲，卜婁杉自傳書寫的皮諾依集體自我的面貌(面具)就成爲一個重要的政治表達。卜婁杉以自然主義式直率的筆觸，描繪皮諾依的勤奮勞動，以及在艱困的生活裡，在夢想與挫折間，他們的痛苦、歡樂、悲傷、喜悅。這皮諾依命運立體的呈現，讓他們常相群聚、放縱喧鬧的賭場、舞廳，不再只是他們懶散墮落、甚至浪蕩不羈的代表符號。隨著卡洛斯的眼光，我們看到這些在皮諾依群聚區隨處可見的「不良」場所，是辛苦的菲律賓勞工在艱困的生活中少數讓他們可以紓解生存壓力的管道，因爲缺乏資源、受到白人世界排擠的菲律賓勞工並沒有休閒的選擇。自傳中便曾提及公園和許多其他地方的休閒設施都禁止菲律賓勞工使用(1973: 269)。皮諾依流連於賭場、舞廳，在這裡幾乎花盡整個星期的勞動所得，因爲只有在這裡他們可以得到短暫的歡樂，忘記看不見未來的絕望黑暗。在卜婁杉筆下，他們是一群勤奮賣力的勞工，儘管在極爲惡劣的環境，也竭盡所能抓住工作機會，成爲美國社會經濟體系中重要的勞動力。這爲皮諾依造像顯影的努力，建構出皮諾依的集體認同，爲美國帝國殖民與資本主義機器下流離失所的菲律賓勞工創造出一個清楚而值得驕傲的身分。而自傳中卡洛斯一再反覆重申對美國的熱愛，與美國主流「美國夢」神話疊映，更有力地強化了皮諾依爭取、宣稱美國的所有權之正當性。遭受結構性壓迫的皮諾依生命形貌呈現，與卡洛斯的美國認同的宣告，都有助於這族裔社群在美國平等、自由地生存的奮鬥。

卜婁杉曾自言，「真正驅使我寫作的力量，是要嘗試了解這個

國家 (美國)，為我自己以及我的同胞在這裡找到棲身之地」(引自 San Juan, 1995b: 8)。《美國在心中》的書寫，顯然是這政治目標的行動展現。但是卜婁杉的書寫計畫跟趙健秀在一九七四年的認同政治卻也有一個很大的歧異，那就是他並不強調與家鄉本源的斷裂、切割。在卜婁杉的自傳書寫中，卡洛斯對菲律賓的緬懷、關切與他對心中理想的美國直接、明白地讚頌，形成一種對位關係，貫穿整個敘事。書中第一部分對卡洛斯菲律賓童年生活的描繪，儘管深刻呈現菲律賓農民的沈痛困境，卻也是全書中最富詩情的部分。敘述中艱困的生存掙扎，始終穿插著土地帶來的美麗感動與撫慰。無論是他跟著母親到外地挨家挨戶做生意、日復一日清晨就開始的農務，還是偶爾跟著父親到山裡的經驗，都會有卡洛斯對山川景物充滿情感的描述。即便在卡洛斯到達美國之後，這些記憶，以及同鄉之間的情誼，仍舊是支撐他繼續奮鬥的主要力量，他在美國沒有方向的奔逃生活中的安慰。我們可以說，菲律賓並不只是卡洛斯或卜婁杉遙遠的鄉愁，而是持續在他生命中延續的存在，跟「心中」的美國共同導引他的奮鬥。

這菲律賓屬性是卜婁杉的生命一書寫勾勒出的另一張面貌，平衡了卡洛斯美國認同所導向的多民族美國國家統合想像。將自己定義為「移民」的卡洛斯並不只渴望「成為她 (美國) 偉大傳統的一部分、對她的終極實現有所貢獻」(1973: 327)；自傳中他一再表達希望在成功後回到菲律賓，幫助農民脫離無知與貧窮的心願 (1973: 228, 236)。而閱讀西方奇幻故事所啟發他的，也是要「回歸到我自己國家的民間傳說」，因而促使他開始大量研讀菲律賓民間流傳的故事與傳奇，進而矢志將整理菲律賓民間傳說、發現它們的共同根源之工作整合，增進皮諾依爭取自由的奮鬥 (1973: 260)。這與美國身分認同並行的菲律賓身分，讓《美國在心中》的認同政治無法

單純以尋求皮諾依弱勢族裔與美國社會的成功融合來定調，甚至如聖璜所提醒的，自傳中佔了全書近三分之一、對卡洛斯菲律賓童年的回顧，這呈現廣大菲律賓農民貧窮困境的書寫，還沈默地暴顯了美國殖民統治正是造成大批皮諾依成爲經濟難民遠離家園的始作俑者 (San Juan, 1995b: 15)。

讓卡洛斯的美國／菲律賓雙重認同產生交集的，是自傳中藉由卡洛斯的精神覺醒歷程所形塑出的知識分子／工運人士身分：無論是對自己移民落籍的美國還是生長原鄉菲律賓，卡洛斯的關切所在，是跨越國族概念的勞工抗爭、社會改革。在反資本剝削與奴役的前提下，卡洛斯在美國的勞工運動是跨族裔的工人聯合陣線，而他與同志們對壓迫的關懷，也不僅止於美國的種族、階級壓迫：從菲律賓原鄉的殖民地處境與工運發展，到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戰爭都是他們的關切話題，甚至獻身的目標。這跨越族裔、地域、國家疆界的關切，超越了美國國家權力重組的議程，讓卜婁杉所書寫的從殖民地邊緣邁向宗主國中心的生命歷程，這皮諾依爭取平等公民權的奮鬥，向著世界公民的社會主義視野開展，成爲對各種形式壓迫的普世化抵抗運動的一環。

伍、結語：「美國」的應許

卡洛斯的美國夢寄望的是一個朝向平等正義的社會。這美國夢的書寫，銘刻了卜婁杉在戰爭陰影下對皮諾依／自我的回顧，以及未來的展望。在這書寫中，卜婁杉以個人、集體、美國、菲律賓、工運人士多重的自我認同建構，這些多元的面貌或面具，凸顯皮諾依遭壓迫的獨特經驗，提升其族裔自覺，並進一步從世界主義的視野，展開改變、轉化殖民霸權、種族歧視、階級剝削種種壓迫結構的奮鬥。這裡卡洛斯所呼告、召喚的「美國」，已經從有著地理疆

界的政治實體脫開，成爲一個尚未來臨的新世界之代表符號。

自傳中，卡洛斯在多年奮鬥後罹患肺病住院，於療養期間讀到美國平民詩人惠特曼 (Walt Whitman) 的作品，深受惠特曼「對種族平等的美國的熱情夢想」鼓舞的他殷切地自問：「一個像我一樣的移民是否可能成爲美國夢的一部分？我能否爲這夢想的實現做出實際的貢獻？」(1973: 251)。卡洛斯很明白惠特曼的種族平等的美國還只是個夢想，而在被告知自己只剩五年的生命後，下定決心要「寫出我們的痛苦與對更好的美國的希望」(1973: 261)。他所經歷的美國是殘酷的、充滿種族歧視的美國，而他以信念作爲眺望的窗口，應許著更美好的美國。

惠特曼帶給卡洛斯的啓示，極具代表性地呈現了卜婁杉這殖民地主體的書寫如何無可避免地受到殖民宗主國的文化霸權浸染，卻又同時以多元的面具逸出這霸權的文化文本。惠特曼是美國建國後形塑美國文化性格的重要詩人，他爲其《草葉集》(*Leaves of Grass*) 各版本所寫的序文都強烈表達他對詩的期待，是要爲「美國」創造出與其特殊的自然、人文風貌相應的新語言，爲這新大陸打造出自本土的表達場域。這亟欲擺脫歐洲舊秩序，彰顯美國精神的詩人在參與形塑「美國性」的拓荒精神時，他所歌詠的，猶如勤於吐絲的蜘蛛般，不斷向外冒險、拓展，將孤獨的自我與廣大的世界勾連在一起的靈魂 (“A Noiseless Patient Spider”)，不僅僅傳達了美國意識裡強烈的個人主義，還與美國的帝國主義想像銜接，轉化成不斷拓展邊境、西進擴張的意象 (“Passage to India”)，甚至展開對一個前所未見的宏偉帝國的詠唱 (“A Broadway Pageant,” Section 2)。我們可以說，惠特曼建立連結、擁抱世界的意圖，是從美國本位出發；他對異域子民伸出的友誼之手，以拓荒／美國／擴張的連組爲想像視域，強硬地堅持著美國的領先地位，而隱含著令人不安的帝國沙

文主義。¹⁹ 受到惠特曼「對種族平等的美國的熱情夢想」感動的卡洛斯，顯然對惠特曼美國夢裡潛藏的帝國主義性格視而不見。這自傳書寫的自我重複著殖民情境中宗主國支配性的文化教養，反映了卜婁杉作為殖民地主體與其宗主國文化難以切割的關係。但是他對惠特曼的重複言說 (reiteration)，在這自傳書寫的脈絡中，卻也已然重置了宗主國文化霸權的發言位置，將惠特曼對新帝國的詠唱，轉換成跨越國家、種族疆界，以平等正義為核心的跨國關切。

我們再仔細重讀卡洛斯在書末這段重申其美國信念的文字：

我從窗子往外看去，再一次看著這片我如此夢想著的廣闊土地，只詫異地發現美國大地就像顆巨大的心靈溫暖地延展來接納我……我這麼想著：再也沒有任何人可以摧毀我對美國的信念。這信念從我的挫敗與成功中茁長，由我在這片廣袤的土地求取安身之地的奮鬥所造就……它從我在美國的朋友、兄弟與在菲律賓的家人的犧牲與孤寂裡茁長——它源自於我們了解美國，並成為她偉大傳統的一部分，對她的終極實現有所貢獻的慾望。我知道**絕對**沒有人能夠摧毀我對美國的信念，那湧自於我們所有希望與渴求的信念。(1973: 326-327)

在這自傳書寫中，卡洛斯一再重複的美國信念，他充滿信心的呼告，就像卜婁杉的祈禱文。在對著美國發話、輸誠的過程，從未在真實歷史出現過的，民主的、平等的、包容接納的美國，一個「另外的世界——嶄新，光亮而充滿希望」(1973: 324) 地在文本裡現身。卜婁杉／卡洛斯的「美國」尙未來臨，而這自傳書寫以文本的實踐應許著一個屬於所有被壓迫者的美國夢。

¹⁹ 對於惠特曼詩作中擴張主義的修辭，可參考道格緹 (James Dougherty) 的分析 (1993); 對惠特曼詩作的帝國主義性格之進一步討論可參考黃桂友 (Guiyou Huang, 2002)。

參考文獻

- 李有成 (2006)。〈自傳與文學系統〉，《在理論的年代》，頁 24-53。台北：允晨文化。(Lee, Y.-C. [2006]. *Autobiography and the literary system*. In *In the Age of Theory* [pp. 24-53]. Taipei: Yun-chen.)
- 李有成 (2007)。〈鮑爾溫的自傳行爲〉，《踰越：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頁 45-59。台北：允晨文化。(Lee, Y.-C. [2007]. *James Baldwin'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nsgression: Towards a critical stud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p. 45-59]. Taipei: Yun-chen.)
- 單德興 (1997)。〈書寫亞裔美國文學史：趙健秀的個案研究〉，紀元文 (編)，《第五屆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選集：文學篇》，頁 81-107。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Shan, T.-H. [1997]. *Writ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Frank Chin*. In Y.-W. Chi (Ed.), *Selected essays of the fifth conference o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ought: the literature section* [pp. 81-107]. Taipei: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 單德興 (2005)。〈階級·族裔·再現——析論卜婁杉的《美國在我心》〉，《歐美研究》，35, 2: 323-362。(Shan, T.-H. [2005]. *Class, ethnicity, and representation—Reading Carols Bulosan's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EurAmerica*, 35, 2: 323-362.)
- Alquizola, M. (1989). The fictive narrator of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In G. M. Nomura et al. (Eds.), *Frontiers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Writing, research, and commentary* (pp. 211-217). Pullman, WA: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Bulosan, C. (1973).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A personal history* (Rev. ed.). Seattle, WA & London, UK: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Bulosan, C. (1977). Be American. *Amerasia Journal*, 4, 1: 157-163.
- Cheung, K.-K. (1993, February 25). *Asian and Asian American: To connect or disconnect?* Lectur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 Chin, F. (1991). Introduction. In F. Chin et al. (Eds.), *The big*

- aiiiiii!:*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pp. xi-xvi). New York, NY: Meridian.
- Chin, F., Chan, J. P., Inada, L. F., & Wong, S. (Eds.). (1974). *Aiii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 Washington, D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 Chu, P. P. (2000). *Assimilating Asians: Gendered strategies of authorship in Asian America*. Durham, NC & London, UK: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huh, K. (2003). *Imagine otherwise: On Asian Americanist critique*. Durham, NC & London, UK: Duke University Press.
- Derrida, J. (1988). Otobiographies: The teaching of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roper name (A. Ronell, Trans.). In C. McDonald (Ed.), *The ear of the other* (pp. 1-38). Lincoln, NE & London, UK: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4)
- Dougherty, J. (1993). *Walt Whitman and the citizen's eye*. Baton Rouge, L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Du Bois, W. E. B. (1961).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Greenwich, CT: Fawcet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3)
- Higashida, C. (2006). Re-signed subjects: Women, work, and world in the fiction of Carlos Bulosan and Hisaye Yamamoto. In S. G.-L. Lim et al. (Eds.), *Transnational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Sites and transits* (pp. 29-54).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G. (2002). Whitman on Asian immigration and nation-formation. In E. Folsom (Ed.), *Whitman East & West: New contexts for reading Walt Whitman* (pp. 159-171). Iowa City, IA: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 Kim, E. H. (1982).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Lacan, J. (1977). *Écrits: A selection* (A. Sheridan, Trans.). London, UK: Tavistock.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6)
- Lee, R. C. (1999). Fraternal devotions: Carlos Bulosan and the sexual politics of America. In *The Americas of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 Gendered fictions of nation and transnation* (pp. 17-4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i, D. L. (1998). *Imagining the natio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ons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we, L. (1991). Heterogeneity, hybridity, multiplicity: Marking Asian American differences. *Diaspora*, 1, 1: 24-44.
- Lowe, L. (1996). *Immigrant acts*. Durham, NC & London, UK: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a, S.-M. (1998a). Interracial eroticism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Male subjectivity and white bodies. In *Immigrant subjectivities in Asian American and Asian diaspora literatures* (pp. 63-77).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Ma, S.-M. (1998b). Postcolonial feminizing of America in Carlos Bulosan. In *Immigrant subjectivities in Asian American and Asian diaspora literatures* (pp. 78-90).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Mazlish, B. (1970). Autobiography and psychoanalysis: Between truth and self-deception. *Encounter*, 35, 4: 28-37.
- McWilliams, C. (1971). *Factories in the field*. Santa Barbara, CA: Peregrine.
- Nietzsche, F. W. (1969). *Ecce homo* (W. Kaufmann, Trans.).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8)
- Ninkovich, F. (2001). *The United States and imperialism*. Malden, MA & Oxford, UK: Blackwell.
- Palumbo-Liu, D. (1999). *Asian/American: Historical crossings of a racial fronti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n Juan, E., Jr. (1995a). Introduction. In E. San Juan Jr. (Ed.), *The cry and the dedication* (pp. ix-xxxvi).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San Juan, E., Jr. (1995b). Introduction. In E. San Juan Jr. (Ed.), *On becoming Filipino: Selected writings of Carlos Bulosan* (pp. 1-44).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Sollors, W. (1986). *Beyond ethnicity: Consent and descent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hitman, W. (1968). *Leaves of grass: Comprehensive reader's edition*.

New York, NY: W. W. Norton.

Wong, S.-L. C. (1993).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rlos’s” American Dream
—The Inscription of “Self” in Carlos Bulosan’s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Shyh-jen Fuh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No. 1, Sec. 2, Da Hsueh Rd., Shoufeng, Hualien 97401, Taiwan
E-mail: fsjen@mail.ndhu.edu.tw

Abstract

Carlos Bulosan’s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represents the diasporic experience of Filipino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thirties to the forties in a quasi-autobiographical mode. This paper studies Bulosan’s unique appropriation of the genre of autobiography in his inscription of the collective life of Pinoys,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o-bio-graphy and “reality,” and explores Bulosan’s politics of writing. Part One of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rmal invention of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which traverses the boundaries of autobiography, fiction, and ethnography. Part Two delineates the perspective in which Bulosan re-presents the collective history of Pinoys. Part Three investigates the apparent contradiction embedded in this work, which repetitively articulates the faith in America through Carlos’ autobiographical self while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scribed in the narrative is one of total victimization. Part Four adopts Derrida’s view of self-identity as “plurality of masks” to observe how the work demonstrates Bulosan’s negotiations with the various forces operating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reveals Bulosan’s unique politics of ethnic writing. Part Five concludes this paper by pointing out the transnational and cosmopolitan tendency in Carlos’s “American Dream.”

Key Words: Carlos Bulosan,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Pinoys, American Imperialism, Filipino American literature